



“小研究”

石 言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当然，已经是老故事啦！不过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危险的战争年代，少年儿

童怎样在大同志的培养下成长，他们自己又干些什么。

第一段，说的是“小研究”这外号的来源：

团部通讯排，年龄最小的通讯员叫严金成，今年才十六。
关于他，偵通連〔注〕里有一个快板：

老革命 小研究 一天到晚扳指头
电池里 灌小便 背包里 包砖头
说来同志先别笑 三枪三中二十九

〔注〕偵通連有三个排：偵察排，通讯排，电话排。

这个快板，不了解情况的人可听不懂，須要解釋。严金成小小年紀，参加革命部队倒有三年了，他自称“老革命”。开始大家叫他小严，后来都叫他“小研究”了。因为他遇到什么困难問題，总会皺起小鼻子，老声老气地說：“慢点，先研究研究。”如果在这問題里头需要計算，他就会扳起指头来（他没有上过学，算术水平实在不高呀）。真的，他的研究性可强呢！比如，連長手电筒里的电池用尽了，他在火漆上凿两个洞，試着灌各种液体进去，有时候，竟被他灌亮了一二个星期。他什么都拿来灌：火油、肥皂水、擦枪油，厨房里要来的鷄油、鹽水、醋，卫生員那里要来的酒精、紅汞，还有，就是自己也能够制造的：口水、小便。不过事实上，灌小便，那还是去年，一九四二年的事，那时候他还小呐，可是那些調皮偵察員到現在还“小便小便”地乱嚼乱念，真太老一套啦，小研究根本不理他們。他用心地学习过射击，什么彈道、标尺呀，风向、风速呀，他都懂了，而且苦練了兩年多。一次打靶，他三枪真的打了二十九环〔注〕，獎到一个布面金字的学习本子！从此，团長打仗就把他帶在身边。团長的大个子警卫員力气是大，团長要是負了伤他准能輕輕快快地背着就走；可是做些細巧的事情他就不內行。团長一打仗就不想吃飯，小研究替他买好一包細点心藏

〔注〕 打靶用的靶子，上面有十个环，最中心的第十环里，就是紅心。严金成打二十九环，就是一枪中九环，兩枪都正中了紅心（紅心是十环）。

在皮包里，到时候拿出来真解决问题哩！小研究在送紧要的命令以前，团长有时候还找他一块来看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老实说，偵通連除了排以上干部，还有誰能象小研究那样看得懂这种地图！可是这些，快板里倒沒有編进去；倒說了他練習行軍在背包里藏兩块磚头的那段小事。可見編这几句快板的小文書，做事情还不大抓得住重点呢！

下面这第二段，說的是小研究接受了一件推辞不掉的麻煩任务，而且还得硬着头皮去冒险：

四月里有一天，团长派他送一封信到金港区区政府。那时候，金港区的情况已經很紧张，鬼子馬上就要把“清乡圈”扩大过来〔注一〕，区里正在紧急准备。本来，这些都麻煩不到小研究头上，他已經把信送到啦。他們团，早已在“清乡圈”以外，就要到北边去打据点，开辟新地区来配合反“清乡”啦！他根本用不着在这个老一套的地方跟鬼子二黄〔注二〕轉圈子。哪知道他紧紧綁腿正要回去，副区长忽然把他叫住了。副区长正忙

〔注一〕 日本鬼子一九四三年在苏北进行“清乡”，主要办法是用許許多多几十里几百里長的竹籬笆把我們的抗日根据地 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并且安下許許多多据点，于是就用“清乡队”配合鬼子一块一块地抓人，搶粮，燒房子，想消灭我們的地方政府和武裝部队。

〔注二〕 老百姓把鬼子叫黄狗，把伪軍叫二黄狗，簡單叫二黄。

得滿頭大汗，眼睛紅紅的，好象巴不得生個三頭六臂呢，他匆匆忙忙地說：“小研究（你看，地方幹部也知道他叫小研究），麻煩你順路把兩位抗屬〔注〕帶到大河北去，喏，介紹信，交給縣政府。敵人二十四小時內還不會動，今天走陳莊渡口還能過去，快走吧。喂，陳……喔，就是她們，快走吧。”

小研究順着副區長的手向左一看，牆角里板凳上坐着一老一少，一個是五十來歲的老媽媽，一個是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小研究有一點嘔嘴脣了。

想想吧，人家急着要回去趕部隊，部隊已經開走啦，一夜一天說不定走下去一百二十里，說不定就要打仗！團長打仗沒有小研究就不方便羅！誰給他買好豬油蛋糕，削好紅藍鉛筆呢？要是需要爬溝過河鑽到敵人眼皮底下去送信，又該派誰去呢？人家恨不能有團長那匹棗紅馬，騎着飛也似地奔回去呢！副區長偏偏叫他帶兩個婦女。偵察員老戴就說過：“男人走路快如飛，女人走路踏螞蟻。”小研究想講講道理不干，副區長却早已在人堆中忙得無影無蹤了。好吧，地方幹部的命令也是命令；況且這兩個又是抗屬呢！走吧走吧，老媽媽！

常行軍的速度是一小時十華里，可是你帶了這兩個婦女呀，一小時五華里也走不到。老太太的腿還象有些毛病，直楞楞的，就是走不快，她還要背個好大的包袱。小研究打算弄一

〔注〕 抗屬，是抗日軍人的家屬，等於現在的軍屬。



輛小車給她，她又堅決不肯。事實上，這時候找小車也難，地方上所有的小車都送部隊運物資去了。要是化一兩個鐘頭到偏庄小舍上去找一輛，實在還不如走。

小研究走一段等一段，走不到半里路，就把老媽媽的大包袱硬奪過來自己背了，要不還能算人民子弟兵嗎！呵，這包袱足有三十斤，連同小研究自己的裝備，就足足有五十斤。主要还是包袱不好背，裡面還有些硬綑綑的東西扛人，不知是木板還是硬本子。小研究平日行軍挺胸昂頭，這會不得不彎着腰伸着脖子了。他還得東張西望，注意遠處莊子上有沒有老百

姓慌乱跑反的現象。小研究对老媽媽真有意見了，干嗎帶这么多东西？他从前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帶他逃难，也总是大捆小捆，背的拎的，拖拉得要命，有一次差点給鬼子追上，吓得到底把东西丢个光。太阳都偏西了，到陈庄还有二十七八里呢！想着想着，小研究脚底下又快了，回头一看，她們又落下二十米达远，又只好停下来等。嗨咻！

幸亏老媽媽总是笑眯眯的，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还从小姑娘挽的那籃子里拿出两个餛飩来請小研究的客，弄得他很不好意思。那小姑娘倒象是在責怪小研究走得太快了，向他板起臉。小研究稍微看了她一眼，觉得她象个什么人。她眼梢有些向上翘，眼睛烏溜溜的，很面熟。小研究一路走着一面想，可就是想不出看到过哪个妇女象她。

也許小研究到底会想起来的吧，忽然有件事叫他把什么都忘了——北边地平綫上，远远地冲起一股黑烟。

小研究站住了，他暗自伸了伸舌头。有情况！副区長的情报不确实，敌人提前出动了！怎么办？退回去嗎？笑話！帶着两个妇女硬鑽过去嗎？怎么行！叫她們回去，他一个人走？那簡直是临陣逃跑！还是先研究一下吧。他放下包袱，裝出随随便便的样子轉过臉來說：“再休息一下吧。”看，老媽媽的眼睛也定端端地向北边望呢！小研究裝着替別人心焦的模样說：“你看，哪一家失火了。”老媽媽看了看小姑娘，也說：“是

啊，燒得还不小呢！”他們都坐下了。小研究看看老媽媽，看出來了，老媽媽早就明白那是情況啦！你看她眼睛里的光，好深！也在想办法哪！她只是怕驚了小姑娘，才不明說的。

三个人坐在路旁，不声不响，呆呆地望着那股越冒越濃的黑烟。这时田野里是那么清靜，麦子綠，菜花黃，大路边蜜蜂嗡嗡响。那股黑烟就更显得不对勁，象什么妖魔似的。忽然，小姑娘尖声叫起来：“媽媽呀！你們怎么看不出来？那是鬼子在燒庄子呢！”

老媽媽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叹口气。她出神地想了一回（噯，老媽媽的这神气也叫小研究觉得很熟悉），說話了：“同志，我看还是向前走，这烟还远呢！是在大河北边，陈庄的西边呢。天快晚了，敌人今天不会往南梳过来的。我們摸黑到大河南边的王庄，就有办法。那里有我家的老亲，他会把我們偷偷送过河的。”她又回头对小姑娘說：“志英，大伯父家里那只小船你还記得嗎？那年清明你还躺在船里睡了一觉呢！”

好家伙，这老太多沉着，說話就象干部似的。小研究扳着指头算了算，也只有这条路好些了。区政府現在一定早就轉移啦；其他方向，更走不得呢！好，走吧！

第三段，小研究碰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也发现了非常特别的事情：

走近王庄，快要圓的月亮已經很高了。庄子黑洞洞的，一声狗叫也沒有。三个人都很緊張。北边一綫，有許多火光，还吹来一陣陣火燒的焦味儿。

小研究一个人先进庄偵察，确实沒有敌人，他們才往庄里走。老媽媽引着，走到庄后面一戶人家，輕輕叫門。好一会，一个老伯伯开了一点門縫；一見老媽媽，連忙象拉魚網似地接連把他們三个都拉进屋里。



“是四老爹？
〔注〕老伯伯凑在小研究耳朵边，兴奋地問。被这么大年紀的人叫“老爹”，小研究差点笑出声来，他說：“是啊，老伯伯。”

老伯伯又关心地問：“你們来多少

〔注〕当时，老百姓普遍用“四老爹”这一代号来称新四軍，尤其在被敌人占領的地区。

人？”

應該相信這是我們的基本群眾，小研究說：“就我一個。”

老伯伯的聲音象有些失望：“喔，那你是送她們來的，不是來打仗……也好。喔，志英小姑娘也來了……不過，大河過不去呢！”

大家坐下來。老伯伯從床上喚起一個男小孩，叫他披了棉衣，到莊後面去站哨。接着，他低聲說，鬼子下午四點鐘光景就到了河對面，在西舍放了火，傍晚渡河過來又進了陳莊。大河北邊那條破公路〔注〕上，螞蟻搬家似地不斷過着鬼子和二黃。大河里也大船小船不斷頭，有人看見，船上裝的是插籬笆的竹片呢！前天鄉長就來動員過，說大家可以去給鬼子修籬笆，只要明修暗拔，明深暗淺，把有的地方的竹片木樁都弄得淺淺的，我們的人要過，一推一拔就過去啦……

嗨，你看這老伯伯岔到哪里去啦！我們是要今晚就過河去！小研究問他辦法，他倒不說話了，好久，才嘆着氣說：

“過不去。”

“老伯伯，請你帶我到大河邊上去看一看，成不成？”小研究站了起來。

老伯伯却有些猶豫，老媽媽也催他，他才答應了。臨走，

~~~~~  
〔注〕 當時因為要阻礙敵人汽車的行動，抗日根據地的公路都經過有計劃的破壞，十米達一個坑和一個土墩。



他輕聲對老媽媽一個人說：“要是敵人猛一下到庄上來，你先在草窠里藏一藏。‘清鄉’隊員有不少是地头蛇，說不定認識你！”

一老一少出了庄子，老伯伯又向站哨的小男孩叮囑了幾句，便向那一縷火光走去。快半夜了，月光很亮，他們走下到一條小河的水邊，沿着小河有條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北邊的大河。老伯伯彎着腰，小研究提着步槍，輕輕地向敵人走去。

到大河的路真長，轉彎抹角地走了好久好久，小研究正想爬上岸去看看，忽然前面遠處有人粗聲怪氣地叫：“哪一個？站住！”機槍子彈就“叭叭叭！”地從他們頭頂上空飛過去。他們立刻爬到地上，老伯伯就象打死了似地一動也不動，小研究瞄準前面。但是二黃並沒有跑過來，他們大概是覺得有些風吹草動就亂打槍。小研究拉着老伯伯，伏在地上向后退，向后退。退到小河轉彎的地方，小研究輕聲說：“你等在這裡，我繞過去看一看。”老伯伯想拖住他，但哪里拖得住呢，他一骨碌翻

过田埂，就在麦田里匍匐前进了。爬了一段爬到一个小坟包上，他象青蛙似地抬头一望。嘿，二黄的工事正构筑在大河小河交叉口的桥边。大河里，还有船在向东走，船上还有个二黄在哼着什么小调呢！大河对岸同样有桥，桥底下也有小河通到北边去。本来，小研究满可以把老妈妈小姑娘装在小船里，走小河，过大河，再进小河向北，就越过了封锁线啦，可是对岸桥上火光通明，敌人警戒严密，远远地还象有汽车在开来呢！

嗨！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多省心！哧溜地滑下河去，几个猛子就过去了，鑽进对面小河里爬上岸，还可以给敌人一两个手榴弹尝尝呢！可是……一老一小，还有什么可说！他咬着嘴唇爬到老伯伯身旁。

往回走的路上，老伯伯轻轻地说话了。人就是滑稽，同样离敌人不远，可是往回走就象比较安全了似的。老伯伯说：“同志，你不能带着她们母女俩去钻虎口哪，你不知道她们是谁吗？”小研究有些难为情，闹了半天连她们姓甚名谁也没有问，他只好承认，不知道。老伯伯说：“她就是陈大妈呀！以前鬼子‘扫荡’逮住了她，绑到据点里什么毒辣手段没有施过呀！就为的要她劝她儿子投降。她儿子，你不知道？就是以前金港区的区委，当过自卫队大队长，鼎鼎大名的陈志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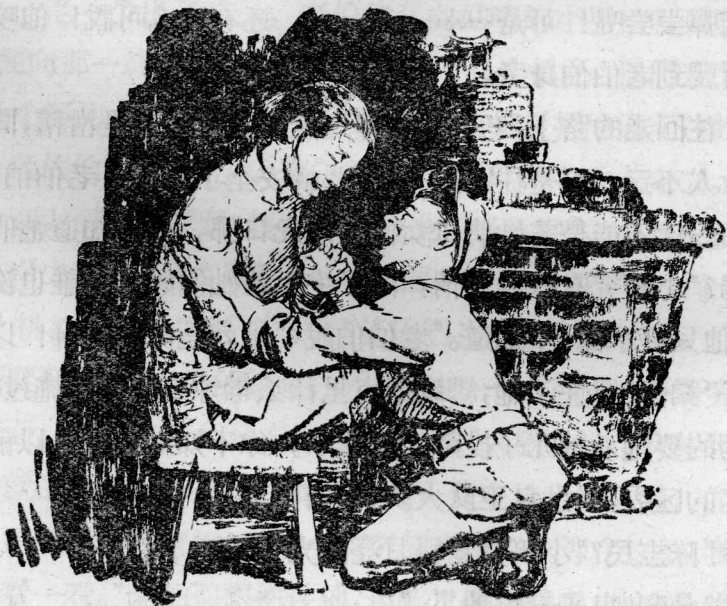
“陈志民？”小研究觉得月亮的光芒更亮了。

“是啊，鬼子最恨他了。”

“他不是現在在部隊里嗎？”

“是啊，在老×團，聽說當教導員了。”

小研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媽呀！說來說去，老媽媽就是陳教導員的母親！怪不得那小姑娘叫志英，原來是他的妹妹！她們象什麼人，就象陳教導員嘛！小研究大前年一參加部隊，就是替陳教導員（那時他還是八連指導員）當勤務員的。小研究能識幾百字，能打槍，能遇到問題說“先研究研究”，還不都是學的陳教導員的！可是小研究剛才還在討厭他的母親來！



老伯伯繼續在說：“我看副區長是忙昏頭了，怎么不弄個小車子，叫她自己走！還走到這裡來。你不看見，她那兩條腿，上夾棍傷了筋的哪！人家骨頭硬，鬼子也拿她沒有辦法……”

小研究越走越快，回去的路也總好象比來路短，很快，走到莊子了，老伯伯又去和小男孩說話，小研究却一直沖進門。黑烏烏的屋里，老媽媽坐着在問：“怎么样？”小研究一下子扑到她身邊說：

“陳媽媽！我就是陳教導員的小鬼哪！〔注〕”

第四段，在這一段里，我們看到小研究怎樣學他的團長當軍事指揮員，並且和大家一起制訂一個又大膽又細致的行動計劃：

窗櫺里斜射進來的月光，照在小研究的臉上，映得他的臉蛋看起來象玉石一樣。他的眼睛眯着，睫毛下面却有兩點精靈的光在閃爍。他在想。陳大媽看着他，覺得他有點象自己的兒子，那麼認真，那麼有腦筋！

嚴金成同志今天可不是一般化的研究研究了。現在馬上要決定，上哪兒去，怎樣走？這是生死的問題！陳大媽和老伯

---

〔注〕 從紅軍時代起，部隊中的勤務員都被稱為小鬼。

伯也在想，也沒有想出办法来。那么，虛年齡十六岁的严金成就得勇敢地担負起指揮員的責任来。

一想到指揮員，他眼前就出現陈教导員、偵通連長、團長。團長他們落在这情况里会怎么样呢？小研究清楚地記得，每逢行軍轉移碰到困难疑問，團長总是不慌不忙，“通訊員，找一位老乡来！”他命令。然后就点起洋蠟，如果在野外就用衣服遮住手电筒的光，攤开地图，和老乡一問一答。他边問边想，和政委一商量，决心就下了。

对啦！这就是調查研究。

小研究也問了：“老伯伯，还有什么路可以繞到大河北边去呢？”

“……沒有。三四条小河都要过公路，还不是都有敌人了！”

“再向东轉呢？”

“那边是‘清乡’区啦！”

“大河上什么地点有桥？”

“桥？”老伯伯苦笑了，“都在敌人占了的鎮上。”

“要是把她們兩個打埋伏在这里，有处藏嗎？”

“这……不保險。我不是說過，‘清乡’隊員認識她……要不，区里也不会急忙送她們出来了。这里又沒有地洞可鑽！”

这样那样地又問了不少，都不行。真糟糕，怎么團長問呀

問的就能問出門道來呢？

“那末老伯伯，我們要是撐小船向西轉，能出去？”

“那还不是轉到敵占區去啦！南北大河盡是據點！”

據點？據點……小研究忽然靈機一動。偵通連長常說，鬼子出來“掃蕩”，據點里反而空。是嚳，小研究在一九四二年生重病，還打埋伏到據點附近偽保長家里呢！偵察員他們就常來看他，還順便大模大樣進據點呢！

“老伯伯，能不能把我化裝成老百姓，我們干脆從汪家埠據點里走過去？”

大家都吃驚了。小姑娘還“噢”了一聲，听起来還有幾分高興呢！

老伯伯却說：“上街去，那要‘良民証’哪！”

陳大媽也說：“走據點，你的長槍怎麼辦？”

小研究却不泄氣，他想了想，又興沖沖地說：

“撐船走據點旁邊呢？我們團到過汪家埠，好象周圍有不少河。”

“對，”老伯伯也有些動心了，“走旁邊套過去……不過河上有时候有二黃要盤查……不過不太緊，唔，送他們一點東西就可以。好吧，撐我的船去，我再賠上兩只鴨子，反正鬼子來了也是光。不過我走不開，只能送你們到大河，以後你們自己去。”